

精微病情之難得、治法之多端、苟非致思不能入其肯綮、人命所懸其猶可以小技輕之乎、世之業醫者、率不讀書、其能讀書者、多爲儒者流而不屑爲醫、嗟夫世之無良醫不亦宜乎、

〔儀塾集二〕醫在務本論○中

夫肄醫者、初學素樞難經。三年通其大義、藏府經脈之微、運氣之變、病邪之因、鍼灸之法、盡于此焉、次學本草。二年藥性氣味、補瀉溫涼、盡于此焉、次讀張長沙及劉張李朱之書。二年傷寒內傷雜病諸科、盡于此焉、而更互縹繹、融會貫通、醫之大本可知矣、次同友相會、表出古人醫案、切於今病者、各書一紙、互問此證名狀、奈何、此治病方奈何、默計熟察而詳對之、考其辨證處、治與古人合否、以自求其所不至、日鍊月鑄、如是一年、而後初可臨病家、屢經效驗而率得療術之蹊路、而後從來所講習所積思、自然奮發、泛應曲當、探頤鉤深、辨疑解紛、無所治而不適、中貌貌乎踰越庸醫之群、譬如材木有餘、大廈乃成、輜重足而三軍易發、其學未熟、慎莫喜施藥求功效、假令偶中、君子之所恥也、不自修而治人、不播種而求稼、是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、易曰、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、獲之无不利、聖人曰、隼者禽也、弓矢者器也、射之者人也、君子藏器於身、待而動、何不利之有、後世奔競之徒、今日見一二卷方書、明日稱醫施藥、不爲渠見誤者幸而已、且夫將大有爲者、必伸於久屈之中、發於持滿之末、如良將之用兵、多類于是、王翦攻荆、堅壁而不肯戰、荆兵數挑終不出、日休士撫循之、久而一舉大破之、今學醫者厚積十年、可以稱醫矣、蓋氣質之性有利鈍、故成器有遲速、利者不得十年、鈍者或倍之、是故成器先後存乎性、廣濟衆病存乎精、爲天下所重存乎命、醫豈易道哉、

〔療治茶談三〕初學治療ノ才ヲ長ゼント思ハ、必ズ抄書ノ業ヲ務ベシ、抄書トハ、俗ニ云フヌキガキノ事ナリ、其法、先一小冊子ヲ作り、方彙ノ如ク、各病名ノ部門ヲ分チ定メ、平日之ヲ座右ニ置キ、書見ノ毎度、要語奇方ニ遇ハ、俗書抄藥等ノ嫌ヒナク、少シモ治療ノ助ニナルベキ處ハ、悉クノ冊子抄寫スベシ、仙氣ノ方ヲ得バ、痘氣門ニ、頭痛ノ要語ニアハ、頭痛門ニ書入ルベシ、而其出